

Das Kapital.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von

Hamburg

Verlag von Otto Meissner.

Karl Marx.

1867.

Verlag von Otto Meissner, 91 Barock-Strasse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新马克思阅读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Michael Heinrich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ine Einführung

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资本论》导论

[德] 米夏埃尔·海因里希 著 张义修 房誉 译

折射集
prisma

照
亮
存
在
之
遮
蔽

Michael Heinrich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ine Einführung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新马克思阅读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资本论》导论

[德] 米夏埃尔·海因里希 著 张义修 房誉 译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入。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阙，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项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做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中译序

在当代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是一位标志性的人物,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青年学生当中,他都具有比较大的影响。作为德国“新马克思阅读”(neue Marx-Lektüre)思潮的代表,他对马克思原始文献的研读,特别是对以《资本论》为核心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新阐释,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积极反响。本书正是海因里希对《资本论》以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一个系统凝练的导读。

—

海因里希 1957 年生于德国海德堡,先后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求学,专业为数学、物理学和政治学,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1983 年和 1986 年,他先后获得政治学和数学两个方向的硕士学位,两篇硕士论文的主题分别是“马克思从《大纲》到《资本论》‘资本’概念的转变”和“现代拓扑方法在广义相对论中的应用”。此后,他开始在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系任教,期间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他的代表作——《价值的科学:在科学革命与古典传统之间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Die Wissenschaft vom Wert: Die Marxsch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zwischen wissenschaftlicher Revolution und klassischer Tradition*)。该书首先探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传统,进而阐述了马克思从人本学异化批判向一种新的历史科学转变的过程,后者在理论视域和问题式上表现出了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之间的断裂。该书围绕价值理论、资本理论、危机理论等主题,体现出马克思在探索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一方面试图彻底超越古典政治经

济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反复调用、回应前人相关概念与问题的二难理论境遇。该书在 1991 年出版之后多次再版，英文版也即将出版。

2004 年，海因里希在《价值的科学》一书基础上，结合自己新的研究与多年来解读《资本论》的教学心得，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ine Einführung*)一书(再版时更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随后，他又对《资本论》中的经典段落进行了逐段逐句的评注，出版了两卷本的《怎样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Wie das Marxsche "Kapital" lesen?*)。这两部导论性质的作品不仅受到德国读者的欢迎，多次再版、重印，而且已经或正在被译为英文、西班牙文、土耳其文、日文、韩文等文字。

海因里希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造性解读，具有两个特点：一方面，他非常强调马克思的原始文献，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中新出版的马克思手稿和笔记(他自己也曾经参与 MEGA2 部分卷次的编辑工作)，这些一手的过程性文献为他的观点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另一方面，他的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他基于上述文献，对苏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提出了明确的批评，甚至触及了一些在苏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不可侵犯的基本信念，比如资本主义“崩溃论”等。而他的这种“离经叛道”也受到了一些比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尖锐回击。但是，他的研究不仅始终基于马克思的文献，而且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致力于敞开马克思思想在当代的新的可能性。随着他的研究成果逐渐被译为英文，他的这些观点已经不仅在当代的德语学界，而且在英语学界也产生了影响。比如，海因里希 2013 年发表《危机理论、利润率下降规律与马克思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研究》(“Crisis Theory, the Law of the Tendency of the Profit Rate to Fall, and Marx's Studies in the 1870s”)，认为被恩格斯编入《资本论》第三卷的“利润率下降规律”是马克思的一个未完成

的假设,并且它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并无直接关联。^①一年后,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写作了《危机理论与利润率下降》(“Crisis Theory and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并在一场研讨会上发表,认为海因里希“引起了一场争论的风暴”。他用超过一页的篇幅引述和分析了海因里希的多段原文,并表示“海因里希的观点与我自己对这一规律一般意义的长期怀疑是基本一致的”^②。

总的来说,海因里希不是一位具有极强原创性的思想家,但绝对是一位立场坚定、学风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利用MEGA2出版的新材料,不断推进对马克思一系列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理论问题的考证和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除了曾在柏林自由大学任教之外,他还曾担任《PROKLA:批判社会学》杂志主编、柏林应用科技大学教授,以及维也纳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目前,他辞去一切教职,正在专心为马克思撰写一部三卷本的传记《卡尔·马克思与现代社会的诞生》(*Karl Marx und die Geburt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第一卷已于2018年出版,并于2019年出版英文版。

二

本书既是海因里希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部普及性、导论性著作,同时也是对他自己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系列重要观点的一次凝炼。在此,我将结合本书的主要内容,对海因里希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要点予以介绍,以方便读者对之加以把握。

海因里希在本书序言中强调,我们在面对马克思和《资本论》的时候,首先必须摒弃过去我们对相关内容的“先入之见”和背景认知,也就是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前理解”。“这种通过学校与媒体、对话与讨论

^① *Monthly Review*, Volume 64, Issue 11, April 2013.

^② *The Great Financial Meltdown: Systemic, Conjunctural or Policy Created?* Ed. Turan Subasat,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6, pp. 41 - 42.

而自发形成的前理解，有必要被批判性地加以追问。”而他所要批判性地加以追问的核心理解模式，就是传统的“世界观式的”马克思主义。在海因里希看来，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大全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当中传播自己的观点时，出于论战和工人群众的实际需要，形成了一些有这种倾向的通俗化作品，其中的代表就是《反杜林论》。后来，第二国际和苏俄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进一步简化出了一套教条化的理论体系，它将马克思主义条块分割，观点硬化，而这就成了直到今天最为流传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前理解”。当然，这种教条化了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体系，早已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批判。而对于海因里希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突破：

第一，是在历史观或者历史哲学的层面，既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经济主义、经济决定论，也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历史决定论。所谓经济主义，就是将社会生活特别是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还原为对经济利益的有意识的反映。在海因里希看来，真实发生的事情不仅没有这么简单、直接，甚至恰恰相反——在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和政治不仅不是对真实的经济关系的反映，而且往往是对这种关系的“遮蔽”和“神秘化”。马克思的核心观点，不仅不是直接指认“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直接对应性，而且正是揭露这种“遮蔽”与“神秘化”。所谓历史决定论，就是把资本主义的灭亡和革命的成功当作一个自然的、必然的历史事件。海因里希认为，固然马克思在个别文本中有这样的倾向，但关键在于马克思是否在理论上完成了对这种历史必然性的“证明”，而不是仅仅停留于“信念”或“期待”。今天的读者必须将这两者区分开来，这样才能真正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前进。

第二，是在马克思的毕生事业——政治经济学批判方面，重新理解这一理论事业的基本性质。海因里希特别强调其中的“批判”，它意味着，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所致力于实现的目标，并不是建构一套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即不是要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内

容”科学化、精确化,而是对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即对作为一个学科、一个理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斯密、李嘉图等个别人的经济学理论)加以根基性、方法性的批判。那么,这种批判性的考察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的根基性、方法性的差异在哪里呢?海因里希引述《资本论》以及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信来证明,马克思所要做的事情,不是去研究和推进既有的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以及这些范畴所表征的经济内容,而是反思政治经济学所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问题,即这些经济内容所采取的社会形式规定性、这些经济学范畴得以成立的特定的历史结构。马克思要处理的,正是被政治经济学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而接受下来的东西,正是在这里,不仅蕴含着这一理论传统中根本的遮蔽,同时也蕴藏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真正秘密。

总而言之,海因里希认为,马克思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不应被简化为某种决定论教条,他的思想中最富教益的部分,恰恰是破除日常生活视域中虚幻的直接性和物性,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结构,以及作为这种结构之最终完成的日常生活观念中的拜物教和神秘化。与之相一致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一门实证的经济学知识,而是一套基于对现代经济社会关系的分析而衍生出来的社会批判理论。

三

既然海因里希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针对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明性前提,从而实现了一种方法论层面的“断裂”,那么,这种“断裂”究竟体现在哪里呢?^①换言之,马克思的批判方法论究竟具有怎样的独特之处?结合本书内容,可以总结出海因里希强调的如下

^① 在《价值的科学》一书中,海因里希将其总结为四个层面:人类主义、个人主义、经验主义和非历史主义。他指出,马克思通过方法论的革命,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四个自明前提。参见魏小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同古典经济学的四个决裂——德国柏林工业与经济学院海里希教授访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7期。